

舊五代史

一五

蘇子卿

PDG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八

晉書十九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曾祖偁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尙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游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

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尙書十九年莊宗將卽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尙書莊宗旣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尙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歛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

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知制誥翰林
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
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
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
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
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
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
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尙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
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
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

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

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

太師諡曰文忠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尙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諡下太常議

諡曰

文忠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瓊任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永樂

大典卷二千

二百十二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尙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

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
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爲推官唐末帝鎮河中見
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讌于衙署專美亦預
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剗却頭
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
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爲
記室末帝卽位除尙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
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泊至洛陽閭內
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
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

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

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尙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才行相尙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

其達者則邈在天表，匱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
宗卽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
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工部
尙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
拜禮部尙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
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
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
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于洛陽詹
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
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永樂大典卷二
千二百十二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稅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稅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

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
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
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
太常卿後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
稅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誥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
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
之卽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稅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
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
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于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

前引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綸有隱德好釋氏閑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北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

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
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
之學也座中聳然登極遷尙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
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
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
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
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
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優詔
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尙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
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永樂大典卷二萬
一千三百六十七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藹祖蟾父絢代襲

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
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
貢禮闈且掌書奏暮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
與人交傾財無吝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
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
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位國珍自比于嚴陵
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歐陽
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又求爲御史
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張彥澤不報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
護喪歸葬深州崧旣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

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眾咸推其讜直高祖晏
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輶旣發國珍上疏
言馮道旣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
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
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悒遘疾而卒

永樂大典
卷四千五

百十
三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最唐右武衛大將軍
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
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
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

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
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
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
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
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
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
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
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
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
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
五十一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遠之猶子也起家授秘

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

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

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

之功也及契丹犯闕僞旨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

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曰條制甚嚴熙出衣冠族性素輕

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理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

殺副使駱從朗

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

百姓相

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尙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卽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

口口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

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闕隱居杜門
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
雍汴滑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
充從事

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闕隱居杜門無

仕宦之意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

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冊府元龜卷八百一十三

自號自然先

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十

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卧不從謂

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卽受詔而來以

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

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及冬春二時服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

十九
存大槩

案尹玉羽傳原本止存二條今采冊府元龜以

舊唐書卷六十三 列傳
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
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
此地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

鄭雲叟本名邀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
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
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
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
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
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
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華
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

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
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
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與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
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
一琴一鶴從其游處好棊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
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
召拜右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游處隱之以藥術取
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
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
間一酌一咏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

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
真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賁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
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
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
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緗以爲
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
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
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八百八十一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于雲衢者豈獨豐沛
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興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

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如國珍之讜直仁愿之友悌
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
雲叟之肥遯足可以挽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
八百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攷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

卿事

李專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

隨秘書監

除尙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悅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

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榆 榆新唐書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爲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葛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
事後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
募焉莊宗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
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
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
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
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眾鼓噪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

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爲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

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萇

從簡爲其貪暴

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

東還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

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于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卽加鞭笞

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爲武

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于鄉里年

六十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

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

終身不痊

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

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會
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
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
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尋除
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
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久之入
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
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廻授澶
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
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闕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

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

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

通鑑

云晞疑環搆其眾逐已使牟翰殺之

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

所至以聚歛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咎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白牙校餉餽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餽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餽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餽脚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渰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

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除趙州刺使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于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犯闕僞命遙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洺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廼請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眾萬餘于僧眾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眾攻鄭州太與李瓊擊

之賊眾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眾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及

劉晞南走許州

通鑑云戊兵既失太反譖太子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

丹殺之

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

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

帥自稱天子領眾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

數百人逆擊破之賊眾遂潰

通鑑攷異引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

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眾于洛南天壇號萬餘人太河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

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一

何建

案九國志作何重建

其先迴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

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厚隸于高祖帳下

以掌廐爲役及卽位累典禁軍

案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爲奉德馬軍都指

揮使

遙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

後尋正授旄鉞

案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

審琪遁去晉祖卽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

數年之

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

累官至

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

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

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

制于契丹乎卽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于蜀孟昶待之

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未

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

歲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

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

加僞官至中書令

後卒于蜀

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三十二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

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復

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

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爲

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

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尙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李繼傳故將楊立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憇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

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

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己故恆蓄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老耄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一百三十一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卽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尙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

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所時四十七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郭金海本哭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洛界爲刼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佑中累職至

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
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
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
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
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
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
以一旅之眾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
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二

萬一千四百五十
洛陽摺紳舊聞記從進與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鬪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金海

陣數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
免胄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
曰金海安否我素待爾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
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
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
去喫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從進懼躍馬
而進師遂相接大爲金海焦繼勳摧敗奏到晉祖大喜
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爲連城重塹
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眾
是日金海爲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汙金
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
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
大王知爾中箭創甚賜爾金瓶金合酒與風藥金海目
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問于元戎元戎
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
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
于捐館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

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親
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于
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于莊宗莊宗未卽應之乃
于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
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
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
尙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尙書右僕射依前充
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
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
議懷柔乃遣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

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
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
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
讓爲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于太原處讓從至洛
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
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
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
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
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尙或遲
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

太傅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
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覬其位及楊光遠討
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持軍權
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宴
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
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
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
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
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軍
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

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
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
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
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
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
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
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干封
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
皇朝位至省郎

永樂大典卷
九千九百九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

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旣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上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

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
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
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
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
事高祖乃自寨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卽
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
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
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
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
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

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洛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
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洛
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
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
卒年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四十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爲是邑令故
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
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爲衛州
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
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洛州

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卽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

吾果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眾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
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
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
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
爲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
鎰漢筠曰非多納麤麤則刻削闐闐吾有正俸此何用
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
及蒞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
三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

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五百三十八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于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尙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尙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卽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于軍族植性和厚理綿

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
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
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
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
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永樂

大典卷一萬八
千一百三十二

王傅拯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川節度使傅拯初事楊溥
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傅
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
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

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傅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傅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改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爲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傅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一十五

百二十

秘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

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倚以腹心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眾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六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卽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矢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旣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

臣以彥珣之惡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案歐陽史彥

珣後以坐賊誅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旣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儋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於是矣秘瓊旣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惟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
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攷證

晉列傳九葛從簡傳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方太傳及劉晞南走許州 劉晞通鑑攷異作劉禧

張廷蘊傳會潞州李繼傳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

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 案歐陽

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

欽爲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

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竝無明宗

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攷是書本言廷蘊平

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爲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
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

晉書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虜軍使遇少
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於麾下累從
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
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厯團練
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
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
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

政事隳橐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漑灌
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
少帝卽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
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
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
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
鄆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
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
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
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

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
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
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
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
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
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
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
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
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

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
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
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
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
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
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
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三十一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
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
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

宗卽位自天成至清泰末厯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
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尙
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
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
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
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
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
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
帝飛蠟詔勉諭賜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
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

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
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泚潯水而
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
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
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
淺處引眾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
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
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
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
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

貳於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
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歿
焉時年五十三通鑑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
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
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
以新兵繼之清及眾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尋
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贈清
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厯突騎
奉德指揮使高祖卽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
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聞

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度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眾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於陣卽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章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勅敵故有是衄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善

用槩有名於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

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塔納

舊作禿餒

今改正

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

後漢瑋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六

百十四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
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
於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於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
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觀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
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

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
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尙書賜忠順保義
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
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卽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
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
於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
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
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
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營二在彥饒

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
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於牙
城旣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
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
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
光同反也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
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
害率其步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於京師戮於班荆
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永樂
大興

卷一萬八千

一百三十一

盧順密汝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於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厯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譁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

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順所爲率步兵欲從亂

順

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
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
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
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

通鑑云萬所部
兵尚有呼躍者

順密殺數人
眾莫敢動

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

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
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
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

驍衛上將軍

永樂大典卷二
千二百十二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厯鎮藩翰用

爲心腹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
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
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
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
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
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
兵屯於安陸瓌至鎮待甚厚俄聞范延光叛於魏博張
延賓寇於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
害瓌於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
而遁斯其計也旣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

復州兵於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十

沈贊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贊爲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於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勲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

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羶幕之眾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爲賊所

擄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一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

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
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
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眾
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異姓乎卽與雲州將吏闔門
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
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
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
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克率悖慢令溫
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閑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

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賜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效卽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巒眾投薪於

夾城中繼以炬火賊之梯衝焚焚殆盡是日賊復合圍
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賊騎同入巒
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
卽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
者咸歎惜之

永樂大典卷二
千三百二十一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卽癡虎之
稱也後唐天成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
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
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
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

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尋卒焉

永樂

大典卷二萬二千三百四十

程福贊未詳何許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贊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於本營縱火福贊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

贊亦有所傷福贊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
同列李殷居福贊下無名欲危福贊以自升遂密陳其
事云福贊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丘出福贊爲
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贊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
冤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七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
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
郡璘率屬士眾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
獲其利朝廷喜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
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

崇美誘其民眾璘不能制既降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卽
位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二萬
二千一百六十一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
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旣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
遇憤激而沒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
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豔以喪其命因醇
酎以亡其身者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遏滑臺之肇亂救
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永樂大典卷二萬
二千一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

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
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
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
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
品而稱之據是書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
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

日以眾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 案遼史高模
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
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
走與是書異攷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
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
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
千眾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
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爲從進兵所殺與是書
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贊傳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
史作斌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
不得還

吳巒傳卽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載
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
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
勲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是書異
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一

晉書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初仕後唐自吏部郎中

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

門下時論榮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二

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

侍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

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

抵掌取悅於人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四

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杭越

先是浙中贈賄每每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

薄何消盈數有命卽無財有財卽無命明年使還果海

中船壞空手而歸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 案此傳原本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厯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旣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旣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於高祖曰保極閩人多

狡恐逃入淮海郡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
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貶爲衛尉寺
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
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恡所得利祿未嘗奉身
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碁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
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白金十錠爲
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永樂大典卷三
千一百三十九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爲義州刺史
瑜性兇狡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
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

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資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歛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卽以書上奏高祖覽章嘆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副將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於重威使奏已爲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

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
烙不卽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
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
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
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
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
子夜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
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
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
口殺之殆盡瑜尙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具捍指

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樵人所獲繫
送岐州爲候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
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
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
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也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八百五十一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內指揮使
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
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
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

陽令知留守事從賔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
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
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
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

通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

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

典永樂大

千三百五十

鄭阮洛州人也少爲本郡牙將莊宗畧地山東以阮首
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
重誨以其桀黠愛之旣明宗卽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
使會唐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

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紀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醵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于青州昇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子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爲都吏厯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卽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眞定少尹饒本儉人旣在府幕無士君

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
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
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
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
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
則以陰符鬼谷爲已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
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凡饒之兇
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
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
酒餽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

何怒焉饒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于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四十一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鄴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事梁爲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卽位加檢校尙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爲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旣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

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

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爲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高祖卽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軍領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廼至上蔡終於郵舍時三年四月也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旣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

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

永樂

大典卷九
千九十八

房曷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於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厯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曷雖出密地其聽用之言不得三四但隨勢

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
會議多于眾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位以
曷濡足閨朝不專與奪故特恩原之爲左驍衛大將軍
留於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洛陽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一百四十九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
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於常山藁城令
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
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
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
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地華

敞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旣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

永興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厯數鎮及卽位擢爲閤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

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
言今請問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閤人
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勲不敢復對繼勲時有疾契
丹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
之此疾可愈乃命鑠繼勲尋解之以疾終於家通鑑契丹主聞
趙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漢高祖入汴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鄭受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

幹幹生從諱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諱兄處誨
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
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厯臺閣自尙

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寮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旣經廢棄薄于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于眾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

臺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

案此下有缺文

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

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

十國春秋云禮部尚

書程遜爲加恩使

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

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

仲秋之夕

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間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廻遭風水而溺焉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

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鄭玄素京兆人避地鶴鳴峯下萃古書千卷採薇蕨而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何也玄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溫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清水旺冬以其氣冷若以形言則萬物皆萌於春盛于夏衰於秋藏於冬不獨水然也人以爲明理後益入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年初玄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蹟如新人莫知

所從得有與厚者問之乃知立素爲溫韜甥韜常發昭陵盡得之韜死書歸立素焉今有書堂基存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

千八百八十一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厯居於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厯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立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立之五星二厯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厯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

厯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
中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
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厯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班行之號調元厯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
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一分刻
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
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
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
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一千二百四十

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

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玄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玄深惻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勲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十餘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五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終
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旣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
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
之厯法陳玄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

永樂大典卷三

千一百
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攷證

晉列傳十一孔崇弼傳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是書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是書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程遜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攷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没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

冬制下邳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二

晉書

卷三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卽至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

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
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
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卽去其桎梏
拜謝而出之乃見於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尙書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
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朱守
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
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
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
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

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

同平章事

按明宗紀長興二年九月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四年九

月戊寅樞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是延光爲同平章事時已由檢校太保進加太傅後傳加侍中令泰安縣有長興四年九月冥福院牒石刻所列延光官銜仍作太傅蓋賜牒時尚未加侍中也傳中不載係史家前後省文

旣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

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

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旣貴酷信其言厯數
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
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爲帝王之兆
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
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
旣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
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秘瓊而聚
兵部下復收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
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
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

不如意者銳卽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寮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延光亦惑於術者因而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

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

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以孫銳爲兵馬

都監

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

將士煩熱覩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罪發人齋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

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

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

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按歐陽史作東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

謂門人李式曰案歐陽作副使李式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

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守備通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

之延光意乃決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

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

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群臣無間一日從容上

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輦

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

下兼領孟懷旣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
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
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勲以兵還其第逼令自裁
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
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
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
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
仍贈太師

案歐陽史云歸葬相州已葬墓輟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延光初爲近臣

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
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唐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

州日齊州防禦使秘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
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
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天之甚也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六千五百一

七十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
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
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溫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
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
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
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

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子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卽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永樂大典
卷六千三

百五
十一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隸收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路轉運使高祖卽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

人也父阿噎噉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遠隸於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於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使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厯媯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禽其將李和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旣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於便殿言其事光遠

曰李和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旣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於城中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眾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

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眾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旣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

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貶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勲以甲士圍

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
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
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
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
殊無慙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
曾旌賞今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
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
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勲
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
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剝爲事少帝嗣位冊拜太

師封壽王

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

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後因景延廣上言請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

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三百疋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

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次子承祚自單州

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

構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虛此

時一舉可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

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師東討

光遠素無兵眾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

一月承勲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

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於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
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池皆沉没人言合有天子分宜
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勲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
節度判官王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梟其級首
遣承祚送於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
納款遣卽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
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
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
病卒聞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漢高祖卽位詔贈尙書
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

陰責也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一十二

五代史補楊光

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

封東平王

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

朝廷以

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

李受詔

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

度不能

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

次忽有

朝士揚言于眾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

光遠素

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

后耶於

是人心頓安

未幾果

光遠果降

承勲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改名焉以父廕

歷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

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

欲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構釁嬰城以叛承勲

赴之敵退爲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

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

宋史楊承信傳光遠

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

及戎王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齧

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盧文進

案遼史文進字大用

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

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

遙授壽州刺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爲新

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於莘縣命存矩

於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

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
父母妻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眾曰擁盧將
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趨傳舍害
存矩于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
奴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案遼史存矩娶文進女爲側室文進心常內愧
因與亂軍殺存矩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馬令南唐書文
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
引首及膝文進取食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
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
別爲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

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紉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

以強盛者得文進之故也

案遼史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

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與薛史所載官階微異同光

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烏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及明宗卽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

於豺狼聚賦歛則貪盈於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
卽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頃心
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
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
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貶歸
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
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
云泊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
出鎮潞州擒奸卹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

度使及高祖卽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

自安

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

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

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

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眾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

之尤重

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

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

于江南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一十一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

案金陵志文進

王奉朝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驍

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卽位連典

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培斂爲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

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

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慙謝而退

案歐陽史

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

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

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京師高祖卽位之明年

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

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

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

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

案歐陽史作武克和通鑑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

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

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

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
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
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日
却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祖聞之
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金全有親吏胡

漢筠者

案歐陽史作朗漢榮

勇譎嗇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

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詔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

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詔至漢筠鳩

而殺之

馬令南唐書胡漢榮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詔代之

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
曰仁詔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詔退而

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

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夷淮人遣僞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卽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汭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

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

後卒于江南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
百九十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綽有令譽泊逢晉祚顯恣狂謀
泊力屈以來降尙覲顏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于千
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
强敵之威金全爲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
島夷皆可醜也

永興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晉列傳十二范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

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歐陽史作謀于副使李式

楊光逢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亶以偏傍字犯
之始改光遠 案是書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
光遠非天成中卽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
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 案通鑑攷異云
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

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
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
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旣立天大雷電
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 案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
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
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
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卽文
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

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兆 馮知兆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
與是書同

李金全傳軍校武彥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
和通鑑從是書

親吏胡漢筠 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
通鑑從是書

遣使賈仁紹 案仁紹通鑑作仁沼攷異云薛史作仁
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扎拉舊作則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三

晉書二十一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
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
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
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
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
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
及卽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以來藩

侯郡牧多以勲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于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已諸司不敢窺覬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

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

通鑑帝之遣重榮伐秘瓊也戒之曰

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

士民之衆乎

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

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

入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

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

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

舊作梅里今改正

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

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搆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

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部二萬餘帳自應
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吐渾并渾契苾西突厥三部
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
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
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畧羊馬
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強壯置辦人
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寔恐上天不祐
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
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眾又準汾河黨項及山前山後
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

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
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州節度副使
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尋已安撫軍城乞
歸朝廷臣相次具奏聞昨奉宣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
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
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
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
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係人情盡由天
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勲勞早居富貴沒身邊
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

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
丹衷細具敷陳冀申萬一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
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
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藩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
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畧曰爾身爲大臣家
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
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
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
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
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

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
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眾
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
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
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乃決天福六年冬大集
境內饑民眾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
威帥師禦之遇于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
捲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恐退於輜重中王
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眾
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

馬革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

宋史解暉傳安重榮反鎮

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眾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以功遷列校

焉殺守陴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

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

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五代史補安重

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

鬃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

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

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

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于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

鋒遇一

戰而敗

安從進

案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

義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卽位徙領順化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福

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

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

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

陛下爲空名宣勅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

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

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

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七十案薛

史安從進傳殘闕所存一條與歐陽史大畧相同

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鷲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卽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于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

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
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
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
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
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敕流式於商州彥
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
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割心斷
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
任奏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旣
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

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旣至折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恆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眾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旣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于戎王請爲前導因促

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沱西援常山旣而與重威通謀及
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
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
十六日夜自封丘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
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
日方止

東都事畧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時
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

桑維翰爲開封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
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
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
自謂有功于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

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斷其要領焉彥澤與僞閭門使高勲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于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勲訴冤于戎王時戎王已怒彥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

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
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眾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勲監決

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勲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

其肉而食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補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

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
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
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
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
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
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
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
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
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
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
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
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
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
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
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
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
子延壽尙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
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袞舊作惕隱
今改正領精騎五千來
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
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於要路邀之盡獲餘眾
擒特哩袞已下首領數十人獻於京師明年王都平加

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
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於閭溝築
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於幽州東築
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
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封北平王

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
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

時果蓋德鈞久在邊
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

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於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
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
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

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栢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

鈞持疑不果乃遣使於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
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
降於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栢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
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
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尙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於潞
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
鈞父子在城闔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
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
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
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

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

潞之西郊遂鑲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

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

為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為

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

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

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田

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至天福

二年夏德鈞卒於契丹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契丹國志德鈞鬱鬱不多

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祁常山人也常任舊令梁開平初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爲偏將獲延壽并
其母种氏遂養之爲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
賓客亦能詩

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畧
卽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嘗在北庭賦

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
生火拆林稍南人聞者傳之

及長尙明宗女興平公主

初爲汴州司馬明宗卽位授汝州刺史厯河陽宋州節
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
祖起義於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
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
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契

丹旣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晉軍旣降於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於馬前及戎王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於陳橋戎王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於戎王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之乎戎王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

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西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戎王曰我勿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戎王曰我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剪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

臣請遷其軍并其家口於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
伊分番於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
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眾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
久之知戎王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於戎王求立
以爲太子崧不得已而言之戎王曰我於燕王無所愛
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
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
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
戎王覽擬狀索筆圍却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

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
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
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
奪取之契丹主自汴廻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
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於諸道稱權知南朝軍
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鄂約

舊作兀欲
今改正

所鎖籍

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

案遼史
世宗紀

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薛史
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起復其子贊蓋傳聞之誤匡

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

鄜等四鎮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六千九百九十一

張礪字夢臣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

百十三 天成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用丁父母憂服

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卽托故歸於潞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九十八

案以下有闕文

礪爲戎王翰林學士

開運末與契丹居南松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續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覩民間爭競必爲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

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廻據漢州圜奉魏王命廻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決礪謂圜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

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于淦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授尙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

以舊職廢之累官至吏部尙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
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
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
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
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爲汴州節度使
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
遂鎖礪而去遼史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鎮
州節度使滿達勒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
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

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咎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案此一則無出處卽照原批低格列後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莫長也父曰阿巴

舊作阿鉢今改正

劉仁

恭鎮幽州阿巴會引眾寇平州仁恭遣饒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人所紿

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
尋歸其妹爲案巴堅

舊作阿保
機今改正

妻則德光之母也翰有

妹亦嫁於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
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
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稱姓蕭契丹主北
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於太原翰懼將北
歸慮京師無主則眾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
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
於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旣
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

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鄂約

所鎖尋卒於本土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二百二十五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

儒學稱於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於契丹契

丹以漢職廢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於契

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

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

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蕭翰北歸遂

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

舊作麻答
今改正

同奔定州後卒於北

蕃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劉珂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

契丹國志

崔廷勲不知何許人也

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勲本河內人

形貌魁偉美

鬚髯幼陷契丹厯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

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勲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

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勲爲行

德所逐乃與奚王伊喇

舊作拽刺今改正

保懷州尋以兵反攻

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勲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

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淠淮

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況二安之庸昧相輔爲亂固

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莅重鎮者得不以爲鑒

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
終始故附見于茲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穎陰招重榮

趙延壽傳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
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
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天顯末以延壽妻在
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

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爲樞密使攷契丹國志云會同
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
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
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
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是書始終稱爲
燕王與遼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
書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